

金庸 著

浪子英雄



浪子英雄

上册

金庸 著
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浪子收域

中册

金庸 著
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浪子英雄

下册

金庸 著
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青) 新登字001号

浪子发威 上、中、下册 金 著
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)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八一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32毫米 1/32 印张: 22 插页: 字量: 2,600

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,0000

ISBN 7-225-00707-6/I·105 定价: 13.80元

—
风在号，云在飘，夜幕低垂，大地一片萧瑟——

这时候如果还有人在荒野中奔驰，这个人一定是疯子。

这时候还真有人踏雪疾奔，不过这人可并未疯。

一身囚衣，披头散发，双目炯炯，皮肤有些灰青，也许是天寒地冻吧！从这人口中喷出的白气几乎在空中凝成冰柱，看得十分清楚。

绕过一片斜坡，远处野狼长嗥，绿惨惨的野狼眼珠子，并未吓退这人，他奔得更快了。

前面三里不到地方，有座小村庄，几株老松树沿着山坡往山边上延伸着，松树摇曳无声似有声。

声音在这人的心中似乎诉说着什么，那么地绵密与哀伤，于是在他那翘起的胡茬子上，便出现微微颤抖。

那绝非是冻得嘴唇颤抖，因为这人还在冒热气。

一个人跑了七十里路，便一定会满身大汗，就算是下大雪的夜晚也一样会冒汗。

现在，这个身着囚衣的年轻人奔到小村庄的南面，就在白雪的反映中，他放慢了脚步。

他也调息着呼吸，双肩深深地耸动着，一步步地走向迎面三间小瓦屋前的右窗下。

屋子里没有灯光，看不出有几更天，十几户小村庄一片死寂，便几只老狗也不知躲到什么地方了。

这个年轻人先是摸摸满嘴胡茬子，更把一身雪花抖落，提起一足看看满是泥雪，他开始举手扣门。

便在这时候，屋子里忽然传来声音：“就靠你了，只有我才给我安慰……要不然……我……真的活不下去了！”

扣门的手立刻又缩回来，年轻人全身猛一抖。

“这臭女人，我在牢里关一年，她在外面养汉子，可恶啊！”

他双手握拳左右看。

他想找东西——当然是找杀人的东西。

他什么也找不到，只有屋檐上垂下来的冰柱一根根的倒像锥子一般。

他没有推门，他决心对屋内的人来一个大吃一惊。

于是，他绕到右面一间；那是他娘在世的时候住的屋子。

年轻人摸在左面窗子下，伸手戳破了窗纸，手指头勾开窗栓，便立刻翻进了屋子里。

很快的，他摸到右间睡房，挑起门帘走到床前。

半张脸盖在被子里，一头香发披散在枕头上，但仍然看得出是一张美丽的女人面庞，一张棉被裹得紧，哪里会有野男人？

床前的年轻人怔住了！

他细想女人刚才的话，他有些哑然失笑。

那几句话一定是她在说梦话，那原是对自己说的话，她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自己犯案被关在牢里，她当然想念自己了。

想起自己一时冲动，衙门的文书工作砸了，还落个通匪罪名下了狱，娇妻进门三个月，自己便犯了罪，此刻……

年轻人低下身子，也低下了头，带着一份歉然，也是一份思念，他把嘴唇凑了上去。

他吻着睡梦中的女人。

厚厚的棉被推开来，女的惊慌道：“谁？”

年轻人抱住女的头，他低声的道：“我，你的丈夫修正，我回来了。”

“你是修正？”

年轻人把脸稍仰了起来，灰蒙蒙中，那女人一声惊呼，道：“啊！是你，修正哥，是你！”

女人双臂挽住年轻人，她把热烘烘带泪的脸贴上去，口中呓语似的道：“啊……你终于回来了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他们……放你回来了……”

年轻人未开口，他像饿极了的一头狼，匆忙的把外面囚衣脱下来，横着身子便往女人怀中抱过去。

年轻人疯狂似地低沉着声音道：“桂花，我……好想……你……好想家，我们……”

他狠狠地把胡茬子在女人的胸前面颊颈上磨蹭。

他也伸手去摸女人的肚皮，也去……

他忽然惊呼一声，掀起棉被来……

女人也惊呼：“修正哥，好……冷……”

“叭！”年轻人一掌打在女人的面颊上。

“你怎么打我？”

“你不要脸！”

女人撑起上身，她很吃力，双肩摇晃刚直起身，又是一嘴巴打得她倒在枕头上。

年轻人愤怒地戟指女人，道：“说！你肚子里是谁的孽种？娘的！是谁的？”

女人抚着两颊，道：“修……正哥……是你的呀！”

又是两个嘴巴，打得女人双颊红肿，她的口角在溢血。她也在哭……

年轻人一把揪住女人的头发，用力拉，吼道：“贱人！你拿我当三岁孩子呀！娘的皮，女人怀胎十月生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老子坐牢一年整，加上出事以前三个月，我问你天下有人怀孕十四个月不生的？”

他一掌拍在女人的肚皮上，打得女人“哎呀！”一声叫。

年轻人忽然跳下床，衣柜里拉出一件棉衣裳，匆匆地披在身上。

他猛一瞪眼嘿嘿冷哼，道：“告诉你，老子是越狱才出来的，山上的哥们来接应，我准备接你上山的，娘的皮！我白修正没有你这种不要脸的老婆，气死我……”

年轻人冲出睡房外，他在桌子上找东西。

女人仍在床上哭，她似乎开不了口。

年轻人找不到要找的东西，拉开门便往灶房里冲，很快找出一把切菜刀。

他又往屋子里冲！

他要杀妻了。

他的胡茬子仍在抖——他刚到家门的时候，胡子便是这样的抖动着。

便在这时候——

远处忽然人影闪动。

雪夜里，那些黑影也特别清楚，至少有七八个。

年轻人猛一怔，他愤怒地自言自语道：“娘的，真快！”

他又奔回灶房，匆忙地找了一包吃的，绕过屋子一侧，便消失在几棵老松树后面。

远处的人影在移动着，屋子里的女人也在动。

那女人披发站在床沿上，她把裤带抛过木梁，很快的挽了个结。

她口中只深沉地说出一句话：“孩子，我们都不要在这个丑恶的世上吧！随娘去个安静的地方……”

她把头伸入带子上，双脚猛一蹬……

女人在绳圈上一阵挣扎，便也把她肚子里的婴儿挣扎出来了。

顺着她的裤裆，那婴儿“咚”的一声带着一团血水跌在地上，便也发出“哇”的一声叫。

血水就像瀑布般往婴儿浇着，上吊的桂花早已不动了，很安静，连扭动的带子也静止下来了。

有一根像小肠般的脐带，仍然连着婴儿。

脐带随着地上婴儿的颤动也在动。

婴儿的哭声真大，仿佛在跟外面刮的风争着叫喊似的，又尖又细。

这个婴儿可真大，几乎有二十斤那么重。

外面的风更大了，雪花也像天上落下的一堆堆棉花。

猛古了一声：“咚！”

房门被人用脚踢开了，一溜的冲进七八个官府衙役。

当先一人大声吼：“白修正，你不能再糊涂了，快出来跟

我走！”

是个中年大汉，戴着一顶翻毛方帽，手上拎着腰刀。

刀尖挑起屋内门帘，灰暗中，八个人挤挤蹭蹭的全都大吃一惊！

中年人大吼一声飞身而上，腰刀平举，削断了梁上的带子，一把抱住血糊淋漓的女人。

另一汉子抛刀抱起地上婴儿。

“点灯！”

立刻有人摸出火折子，匆忙的在桌上找到油灯点上。

于是八个人不抓逃犯了。

他们七手八脚地忙着烧水为婴儿洗擦，又把女人抬在外间覆上被单，放在一块木板上面。

一阵忙到五更天，那大汉累得叫腰酸。

“大人，白修正这死囚，可能没回来吧？”

“这很难说。”

“白修正若是回来，他媳妇也不会上吊了。”

“这很难说。”

大汉累得坐在桌边直喘气，原来这八个人全是凤祥府衙门的。

为首的大汉叫张得功，凤祥府城名捕，江湖上人称“铁爪”的便是此仁兄。

铁爪并非是他的兵器，而是他抓人的手段。

二十年捕头没白干，还没有囚犯从他手中溜掉过，不过这一回白修正却溜了。

张得功见逃了白修正，他不信邪地连夜冒雪赶了七十里，

他算准白修正会回到吉兆村，因为白修正刚结婚三月便犯了案，他把恶人放回山。

白修正犯案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七个大盗他动手脚，一下子全放走掉，县里公文往府里送，批下来的是等候盗贼捉拿归案，一并问斩。

官府张网拿大盗，也真玄，七个大盗就在大雪天的黑夜里，硬生生又把白修正劫出牢去。

白修正这一回是回来接他媳妇桂花的，没想到媳妇是个大肚子。

白修正火大了！

他也卯上了，准备找刀子宰老婆。

他当然也要宰老婆肚子里那“孽种”。

如果有时间，他还要找出“奸夫”来。

他没有时间找奸夫，张得功追来了。

有个捕快坐在另一张椅子上，他问张得功：“大人，白修正坐牢一年零几天，他老婆的娃儿会是他的？”

张得功连眼皮也未瞪一下，他甚至有些抬不起眼皮的道：“这很难说。”

另一个捕快问：“大人，你看这娃儿能活吗？”

张得功仍是那句话：“这很难说。”

他这一回伸头看看床上被子盖着的娃儿，费力的多说一句话：“这个娃儿没摔死，脐带都快扯断还未曾断气，娘的，婴儿命大。”

那捕快忙接一句，道：“这么说他是不会死了？”

外面的天亮了。

虽然天亮，仍是一片灰濛濛，小村上住户很零落，张得功命人找了一家大户来。

那大户也姓白，也是地保，于是，白修正弄下的烂摊子就由地保料理了。

小村上的人们都来了。

他们看着张得功率领捕快离去，却弄不明白桂花为什么会在黑夜里上吊，那婴儿……

地保伸出指头在怀中的婴儿脸上点着：“这娃儿在他娘肚子里不出来，桂花怀孕一年多，唉！桂花一定是憋不住了，才一根绳子了残生，想不到修正那小子又跟山贼跑了，这个糊涂虫，怎么不回来看看他的老婆呀！”

村里人还不知道白修正已经回来过，却责怪桂花——差一点一尸两命，总算婴儿命大。

其实，这也很难说他小子不是他爹一巴掌打出来的。

因为白修正在气头上，他狠狠的一巴掌打在桂花的肚皮上，就好像打在大西瓜上似地发出“嘭”的一声响。

白修正一家就这么逃的逃、死的死，把一个婴儿留在小

村上地保家中。

吉兆村地保叫白修贤，算一算辈份，应是白修正的堂兄，所以他义不容辞地要养那个小婴儿了。

白修贤把婴儿养了三个月，他才替婴儿取了个名字叫白虎星。

白修贤有个说词——婴儿生得壮又大，就像南山一头虎，他是从空中跌下来的，又像天空一流星，就这么一凑合，白虎星再好也不过，更何况白虎星在算命的口中是专克人的。

要不然，他还未出生，他爹就坐牢，娘又上了吊。

春天来了。

白虎星坐在一个竹篮里瞪着两只大眼睛，看着小村上的人们下田去工作。

白修贤同老婆也要下田工作，他们把白虎星放在麦场边的松树下。

扛着锄头，白修贤的老婆还把一个草编的娃娃放在白虎星身边，她摸摸白虎星的左耳下，笑对一边的丈夫，道：“我给他左耳穿的洞结痂了。”

白修贤淡淡道：“男孩子穿个耳洞，你也真是……”

那女人笑了一笑，道：“这孩子的命太硬，耳上穿个洞眼，煞煞他的凶命，他才活得长久。”

白修贤与老婆绕过田埂下田工作，白虎星就在松树下傻呆呆——他不哭、也不闹。

白修贤就觉得这娃儿很好带。

白修贤的老婆更是喜欢这娃儿，她不但把白虎星的左耳穿个洞眼，还替娃儿绣了个香袋，香袋上还绣着虎星二字，那绣工真不赖。

老松树下面，娃儿在招手了。

他还在呵呵笑——他那两只胖嘟嘟的小手还在拍，迎面，松林后面，一头老狼正一步步地往白虎星接近。

白虎星怎知道这是吃人的野狼，他才三个月零十一天那么大。

那老狼低下身子还看看四周，远处田里有人正忙着。

白虎星发出咯咯笑，肥嘟嘟的脸蛋泛着红，引得野狼流口涎。

“咻！”

野狼猛一扑，便把白虎星连肩带背咬在口中。

只那么一闪之间，野狼拖住哭不出声的白虎星便往山坡那面逃去。

野狼一口气逃了七八里，它窜入大山里。

荒林中，野狼把白虎星放在草地上，仰起狼头尖声嗥，便立刻引来了四五只小野狼。

真奇怪，这些小野狼围着白虎星咬咬又舔舔，可把白虎星咬哭了。

老野狼发出“呜呜”声，龇牙咧嘴地要把白虎星咬碎了分给小野狼了。

便在这时候，林中发出断喝声：“好畜牲！”

紧接着，一团灰影飞过来，便也洒出一片极光。

野狼回身猛一咬，“嘭”地一声背上挨一刀。

野狼带血往林中逃，几只小狼跟着跑。

那人并不追赶；他弯腰抱起地上的白虎星。

白虎星满身流着血，衣衫破了几个洞，他哭声震天，双手抱住那人的脖子就好像抱住白修贤一样。

那人当然不是白修贤。

他是个满面草胡子大汉，一对铜铃也似的眼珠子，倒提着一把鬼头刀，四棱八叉地站在林子里四下看。

他怕附近还有狼。

他取出布巾，擦拭着娃儿身上的血，怀里取出个袋子，从袋子里撕下一块白面馍塞在娃儿小手上。

白虎星果然不哭了。

那人抱着白虎星走出林子，举头看看天空，冷冷道：“谁家娃儿被野狼咬来这里，还好遇上我‘黑虎’。”

“黑虎”张洪，家住九道弯，他有个老婆比他还狠十分，江湖上提起“罗刹娘”，那便是九道弯开黑店的丁二姐。

这夫妻二人不好惹，他们同附近山寨上的几个头目有勾结。

张洪夫妻二人在九道弯的大路边开了一家野店，上山打柴是张洪的事，招待客人住店吃饭那便是丁二姐干的活儿了。

春阳往山背后滚下去，野店今天没客人，丁二姐搬把椅子门前坐，手里抓了一把葫瓜子儿往嘴里咬。

右脚丫子翘在左膝上，直眉瞪眼地看着前面山岗上。

山岗上正往这儿走来一个人，这人手上还抱着个……好像是个娃儿。

丁二姐立刻站起脚，仰起头，她还自言自语：“这个人走路好像我的那一口。”

丁二姐走了几步路，她又奇怪地道：“他不是去山寨了吗？每一回总得三五天，这人一定不是阿洪。”

不料远处的人开了口：“我亲爱的二姐呀！你不生儿子没关系，我捡一个送给你。”

闻得丈夫声音，丁二姐的翘鼻子猛一抽，杏仁眼睛瞪得像黑豹。

她大步迎上去，立刻嘿嘿笑起来。

女人发出嘿嘿笑，有时候男人就觉得她娇又俏。

张洪就喜欢丁二姐这一套，他浑身骨节都酥了，道：“二姐你看看，这个娃儿长得像个小壮牛。”

伸出双手抱过来，丁二姐口中“啧啧”，道：“这孩子怎么一身血？”

张洪道：“他差一点被野狼吃掉。”

女人眉头一扬，道：“这娃儿命大，你是什么时候遇到他的呀？”

她还伸出手指头去逗白虎星。

张洪道：“就是今天一大早，我走到野牛岭，头上的日头一竿子那么高，忽然林中有娃儿叫，我立刻冲进林子里面瞧，哇呀呀！可不得了，几只野狼围住这娃儿咬，我拔出刀来猛一喊，几只狼被我吓跑了。”